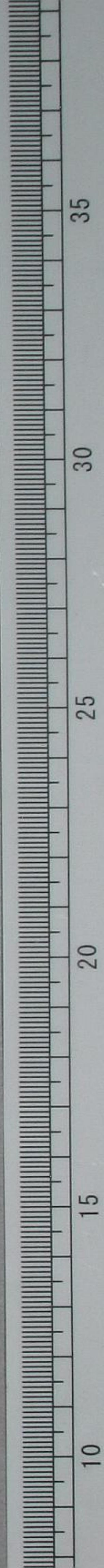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6
2



文庫 11
D 226
2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二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古人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
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
德于冥之中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此言
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溧陽分沈氏居之半
以為別業多蓄書卷平昔愛護尤謹雖子
孫未嘗輕易檢閱必有用然後告於先人



010190556951

48-8722

得所請乃可置於外館晚年子弟分職任
於他所惟婢輩幾人在侍予一日自外家
歸省見一婢執選詩演半卷又國初名公
東牘數幅皆剪裁之餘者急扣其故但云
某婢已將幾卷藉鞋幫某婢又將幾卷覆
醬甌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
此是以有此患尔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
婢妮無知宜有是哉不覺歎恨亦無如之

何矣予至上虞聞李莊簡公先無書不讀
多蓄書冊與宋名刻數萬卷子孫不肖且
麤率必俗不能保守盡散于鄉里之豪民
家矣家訓徒存無能知者往々過客知莊
簡者或訪求遺跡讀其家訓者不覺為之
痛心也又見四明袁伯長學士承祖父之
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於浙東伯長沒
後子孫不肖盡為僕幹竊去轉賣他人或

為婢妾所毀者過半且名畫舊刻皆賤賣
屬異姓矣悲夫古人之言信可徵也

詩之重篇名者柏舟二 叩庸 楊之水三 王

唐谷風二 叩小 無衣二 唐秦 杖杜二 唐小

諺云鐵板尚書亂說春秋蓋謂書乃帝王

心法典禮學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斷
說也

予幼時見筆之品有所謂三副二毫者以

兔毫為心用紙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層
正所謂蘭蕙者染羊毫如蘭芽包比三副
差小皆用筍箨葉來定入竹管有所謂冬
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黃絲線纏束其半取
其狀如枣心也至順間有所謂大小樂墨
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線束其根用松膠綴
入竹管長尺五以上筆頭亦長二寸許
小者半之復以松膠不堅未散而筆頭搖

動脫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
耳其他樣皆不復見也筆生之檀名江浙
者吳興馮應科之後有錢唐凌子善錢瑞
張江祖出近又吳興陸穎濕國寶陸文桂
黃子文沈君寶頗稱於時丙申以後無復
佳筆矣

江南之墨稱于時者三龍遊奇峰荆谿也
予嘗試之二者或煤麓損硯惟荆溪於仲

所造則無此病但傷於膠重耳至順後或
用魚膠者甚好於氏已絕嗣外甥李文遠
得其傳不若老於親造之為佳後至元間
姑蘇一伶人吳善字國良者以吹蕭游於
貴卿士大夫之門偶得造墨法來荆溪亞
于李亦可用也近天台黃修之所造可備
急用其長沙臨江皆不足取兵後亦亡矣
世傳白鹿紙乃龍虎山寫錄之紙也也有碧

黃白三品其白者瑩澤尤淨可愛且堅韌
勝西江之紙始因趙魏公松雪用以寫字
作畫盛行于時闊幅而長者稱曰大白籙
後以籙不雅更名白鹿亦造紙似舊宋之
單抄清江紙兵後亦鮮矣

歙縣龍尾石自元統以後絕難得佳者至
正壬辰兵後下品石亦難得矣

鄉中風俗中戶之家皆同藩籬圍屋上戶

用土築牆覆以土草至元再紀三後有力
之家患盜所侵皆易以碎石遠近多效之
由是喪訟交攻不數年凋落甚矣嘗有業
地理者與余言此最不祥其信然矣至於
塋墓用之尤不吉荆溪豪民楊希秀茂深
陽王雲龍皆用石牆圍祖墓以絕樵采至
正壬辰之亂楊王全家皆遇害其可畏也
如此

先人嘗言作石假山甚不祥蓋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于外者之宋徽宗作花石綱由是女真禍起趙冀公仲南作石假山于溧陽南園未幾燬於兵大豪民陳竹軒富甲於溧陽號曰半州所居即南仲之宅堂後有巨石高踰三丈名曰雙秀見之者咸謂不祥不數年竹軒死于京城子孫凋落又江景明宣城人寓居溧陽風流

文采時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園未逾年卒由此遂廢妻兄吳子道作假山石於所居之西先人嘗諭之曰立石以為標格之美觀固是好但高則不祥若不過五六尺不踰簷則無傷也且歷舉其覆轍者言之有吳興奸民蔣得薰曰此公朴實前輩特不欲此等且明年外海致訟家資廢半更兼以女禍于內漸至氣象不佳矣至正丙

申燬于兵火

予以至正春二月寓鄞之東湖上水暇游
史祖墓途中見廢宅基史之孫宋末所卜
居未幾入我國朝宅廢援易三姓今為耕
地旁有曲水流觴立石山之遺製尚存數
十大湖石不暇觀也今年一豪民貢說於
時貴率土民昇運往城中而豪謝者為之
徇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翫於數

年之久且以力得於吳中豈易置者必勞
民害物耳今又為他人所奪噫何時而已
耶己巳閏十月二十五日記

卜居近水最雅致且免火盜之患然非地
脈厚者不可居只可為行樂之所擇鄉村
為上負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
瀟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頑僻者不可居
蓋嵐氣能損人真氣也凡宅必倚地勢有

來龍生脉者能出人材面對秀峰清水則
主聰明若作圓頂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藥
二分亭館二分然後能悅人心目可游可
息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為上

溧陽句容可田
可居鍾山茅阜

可游

京口毗陵次之

金壇風俗小淳
荆溪山水頗秀吳興

又次之

山水之秀
風俗之淳

錢唐之華姑蘇之澆可

游不可居故曰蘇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

溫之淫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台
不如溫溫不如鄞鄞不如越諺云明慳越
薄凡邊江臨海之民多狡獪悍暴難制又
云溫賦台鬼衢毒婺痞鄞不知耻越薄如
紙

淮南之可居者滁陽為上儀真次之舒城

又次之

蓋取其風土之接中原
者厚也接江南者清也中原自古

稱風土之厚者惟鄒魯之邦為上聖賢之

遺風存焉洛陽汴梁次之餘未得其全美者矣蓋強悍之俗戰爭之所由生也故曰東南生氣西北戰場

人家客位必須令與居室稍遠苟地窄不得已亦使近外毋與中門相望可也

凡祭祀庖厨鍋釜之類皆別置近家廟祠堂之側最好庶可精潔感神貧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滌器釜潔淨此人家當謹之事

浙西諺云年：防水火夜：防盜來蓋地勢低下濱湖多盜常有此患此語亦好令人儆戒無虞也至於為學檢身者亦然
麥蘖經炒則不能化穀慶元醫者陳以明與予言每炒用忽遇造錫糖者曰麥蘖不可見火但以酒缸炊飯試之陳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內以不炒者別置一缸內三日視之則炒者飯如故不炒者已化為醜

矣
予嘗觀浦江鄭氏義門家規極好則於內
一條云親朋往來掌賓客者稟于家長當
以誠意延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止宿
于外館此規尤善蓋杜漸防微之遺意嘗
見浙西富家多以母妻之黨中表子弟使
之入室混淆漸致不美之事此無他蓋主
者不學無術人無綱腸縱令婦人輩溺於

私親失于防閑之道往：蹈此轍耳又一
條云僕人無故不入中門亦不可與勝妾
親授既立一轉輪盤供送器物又立一竈
於其側外則注水而爨內則汲湯而醢子
孫守之勿輕改易此規深草其弊嘗見人
家不辨內外婢僕奸盜者多矣先人家居
謹內外雖異居子弟未嘗輒入齋閣諸子
至暮亦不敢入中門况僕者乎晚年不理

家事此法廢矣予每以為恨欲效此法以俟他日

商紂之惡天人共怒故不容于誅矣然商有人焉猶足以紹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舉兵弔民伐罪其義固正然伐紂而自取之是不急于弔民而急于得國也觀武王之德故足以滅商然微子箕子

闕文

人家贅婿俗諺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婦不事舅姑一也以疎為親以親為疎二也子強婿弱必求歸宗或子弱婿必貽後患三也吾家常坐此患幾至大變若非先人剛腸立法于前吾兄弟義氣保全於後未免失恩貽笑鄉里吾亦嘗為贅婿妻女^母以愛女之僻內外疑誚苟非吾之處心以道薄于貨財未免墮于不義

凡皮褥之類只宜權坐不可久睡蓋此物能奪人生氣理或然也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當以為戒先人未嘗以婢妾以花草及春雲童哥等字吾家後當為法以妓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輩閩人多矣妖淫萬狀皆親歷之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其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

以妓為妾而不敗者故諺云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

檀木惟蜀中有之俗傳與欵同音立宜切 鄭音五

來切 非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音與皆同相傳為南海外之木弟子移置於魯者也二千餘年樹身皆合抱文理堅兼韌可作手板拄杖之用至正丁酉兵亂後所存者無幾矣

誘云五子最惡謂瞎子瘓子駝子痴矮子
此五者性狠慢不近人情蓋殘形之人皆
不仁不義凶險莫測屢試屢驗

天道好還理之必然溧陽新昌村房使_副者
豪氏也生二女一子患吏胥無厭乃以二
女招市中安保家子為婚意謂得通於官
府可濟豪黠長婚謝某次婚史敬甫嘗窮
房氏物私置田產惟謝最多懼其婦翁所

察凡券契皆偽托史氏名蓋史為房所溺
愛也謝卒惟一子名元吉史止生一女遂
為婚姻一日史與謝生曰我有田契若干
畝質錢汝家今已久矣可檢尋見還謝生
諾之逾數年生亦無嗣復養房氏子為後
因主其田產云始知財物有分非苟得者
房素豪於鄉未免刻剝小民之患所以不
能保幾為謝史奪謝史二人所取不義之

物各不能保又歸之房之子孫已傳已姓
天理昭然其可昧乎又東培村民史氏素
富寔國初亂離之際以金銀掩置穀中寄
託其親家某氏者事定取之惟得穀耳史
曰穀內有金若干何不見還某曰昔所寄
者穀耳未嘗見金也史不得已怨忿而歸
遂絕往來又數年史某兩家長老皆卒子
弟復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子奩具

頗厚且有卧榻幃帳之類一日圍屏損裂
撤而視之皆田券也乃穀中所寄之一物
耳驗其所僮略無遺矣
儉者美德也人能尚儉則於修德之事有
所補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毀
傷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漸為人所當謹
先人幼遭世變衣食不給至壯始有居仕
而得祿家用日饒蓋亦勤于治生所致自

壯至老五十餘年未嘗妄用一物資產雖
中年頗豐富亦未嘗過用猶如昔年也或
有譏者先人嘗諭之曰吾今舉家錦衣玉
食亦無不可者但念幼時不給不敢妄本
且略起侈心則損檢德必害諸物獲罪于
造物矣於是常若不足享年八十七歲皆
儉之報也夫儉之德於人厚矣司馬公有
訓儉文也已備言之人生好儉則處鄉里無

貪利之患居官無賄賂之污捨此吾未見
其能守身也

先人嘗云人生雖至富貴但住下等屋著
中等衣吃上等飯所謂下等者非茅茨土
階也惟下墜壁不雕梁也中等者綾絹是
也上等者非寶贍珍羞也惟白米魚肉也
予亦嘗自謂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飯
使無異于眾尤好此予終身之受用也

買妾亦不可不謹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為必有淫污之患以貽後悔或致妄亂嗣續此人之大不幸當見泰安湯氏幸婢私通于僕王閔者而有姓妾稱主翁之子主則不能察也既長資性愚賤習下流每為宗族鄉黨所銷近士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托外甥黃澣納妾有姿色先與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門

雖察其情狀為其色所眩惑一時置之不問後七月生子復歸之黃命名遂出初自是復與黃通或私僕隸生子不肖為吾家之患五十餘年其恥辱之事不一可謂至恨先人晚年嘗置半細婢三四人雖以家法素守之嚴且先妣制御之謹猶為欺蔽或為中外子弟私通不能覺察甚為清明之累袁氏世範言甚詳不可不深思遠慮覆

輟之禍後當痛戒

壯年無子但當置妾未可便立嗣或過四旬之後自覺精力稍衰則選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遠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當擇其賢謹可也不然當視吾家之患或有不肖亦當別議凡異姓之子皆不得為後也

北谿陳先生云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為嗣此大亂倫序知

禮者當謹為戒

娶妻苟慕富貴者必有降志辱身之憂嘗見馮氏好生子晉既長娶當塗東管陶氏為婦陶之家富有奩具既娶而淫悍且在冢時已與鄰家子通未嘗察也後生子頑狠凶暴通乎其同母妹不齒於人而陶復通其鄰幾四官者晉死又通於僕小葛者惡醜太甚不可言也

又五叔遜道寓杭州喪妻厲氏後議再娶
墮於媒妁之言而與湖州市牛家寡婦濮
氏成姻意其田產資裝之盛弗恥其失節
也既入其家問其田則質於僧寺問其奩
具則假于他人者惟空屋數間大失所望
且濮與陳富一通比數墮胎皆鄰媪臧氏
濟其奸事五叔雖知之不能去者亦因濮
能諛媚曲從侍奉百至所惑耳比其已節

皆為濮所有反受其制莫敢誰何自是濮
暴悍恣淫與陳通無間及赴績溪縣尹任
濮陳授賂幾為傾^所致仕而歸浙西風俗之
薄者莫甚於以女質於人年滿歸又質而
之他或至再三然後嫁其俗之弊以為不
若是則眾謂之曰無人要者蓋多質則得
物多也蘇杭尤盛予嘗與從子希定論及
此為之太息竊謂買妻亦當先察性行否

則卜之而後納之使得以終其身死則陪
葬勿使受汚而更適人此亦人仁之用心
也或有惡行則當逐之是自取之非在我
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謹愿無過忠事
其主者待之與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為
正室妬忌者當詳察之慎勿令無過而受
誣

脫歡大人無嗣時納一民家女為妾頗謹

愿既生子脫歡加意待之甚為其妻所妬
驅迫陷誘其妻不受汚一日以冷熱酒相
和命之飲既醉使二婢扶其就寢於脫歡
之榻蓋重裊列褥錦繡之鄉睡未熟復呼
之其妾勉強起行已被酒患所病遂嘔吐
穢物滿牀席脫歡歸妻趨而前曰官人愛
此妾不知其不才也伺爾出門即痛飲醉
且與僕厮嬉笑今壞爾衾褥當何如脫歡

素好潔淨視之不覺大怒此妾與明主母
之計不敢言也於是出之脫歡昏愚之流
其妻淫妬之甚莫能制御幾被殺子絕嗣
幸而免
婢妾有無故而事主不謹者必有嫁心察
其情實頗資以遣之聽其適人不可留
則生事恐貽後患

鎮江一民以屠劊致溫飽嘗淫人之妻者

不可悉數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賣
猪肉鄰人潘二者以木梳為業善歌每歌
淫辭以挑之遂與私通一夕其夫出外買
猪行未十里許忽忘取物急還家呼妻不
應啟閤視之則與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
夫遂斬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覺而
驚異亦不聲言乃以奸夫肢體辟之以食
猪拭去血痕畧不彰露逾月其夫復歸因

醉而問曰向日你與奸夫同睡被我殺之
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豈有此事勿亂
言也夜半亦殺其夫以食猪以燈籠置於
門側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閉門婢
曰不知出門視之遺燈尚在意謂主人出
也明日此婦坐舖自若更一月鄰人咸疑
夫之不歸且潘二之無踪跡眾來詢其婦
婦以他辭答之倉皇失措遂聞之官其婦

伏誅此亦報應之一端也又溧陽奉安湯
子剛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逋負皆置之
不問過數年佃婦色衰且諸子長大子剛
索其積年舊逋佃客無從而出諸子怒思
與母雪恥一日伺子剛過持長柄斧追而
殺之後雖聞之官以正其首謀者之罪亦
何補於事乎此豈非報應也夫以婦人之
淫亂固自閔於其家前人之作惡所以報

之耳或以勢力威脅無故引誘而淫汚人
之婦則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恥辱冥冥
之中安得無報應乎或以勢強人之女為
妾雖若比淫人之婦稍輕然非情愿終亦
不免得罪於造物矣

天台林希元嘗館於鄉張大本家私通其
女游宦於京師又通館人之婦就娶為妻
後為上虞縣尹妻妾淫奔希元防閑太甚

官滿三年卒於縣其妻通于希元姊之子
徐生復以女妻之張大本者乃携女出更
適人一時狼籍人皆耻之此報應之速
也雖居官能廉交友能信且能文章甚為
士夫之所惜耳

金陵二屠者常以同出買猪情密遂為結
義弟兄往來無忌憚一日弟與兄妻曰吾
無妻凡寒暑衣服皆得藉嫂氏破為補綴

垢為洗濯他日得娶當報吾兄但今冷守
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願吾
妻異日亦當侍兄婦乃以是言備陳其夫
夫令其妻與之通意必弟娶不負信也後
弟娶兄亦求奸不從遂持尖刀往刺殺之
復自刎不死乃為地方所獲聞之官審供
其情各證其罪悔無及矣

鄞縣大松塢濱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戇

駭娶妻有姿色不樂與夫婦同處遂私通
于某既不稱其淫慾又通于某一日此婦
語之曰某者來不能拒絕之不若殺之可
也復奸者即伺前奸者間行撲殺于海未
幾此婦復語之曰尚有親夫在或能知之
奈何當復殺之後奸者於是殺其親夫於
海然後請于里之大姓潘氏遂為夫婦聞
者不以為大恨予寓東湖有葉氏子備言

其詳姑記于此以俟賢宰縣者至當白之
以正其罪俾戒後之為惡者云
不葬父母者大獲陰罪前代已有名鑿姑
以所見者言之荆溪芳村吳義安以父母
燼骨置祖祠梁上終身不葬後生子不孝
亦如之吳子文不葬父母者七年吾嘗力
諭之更助以錢姑克葬後以不善終弟應
東長子本中皆為盜所殺

溧陽張允元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於非
命鄞縣袁日華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庶
母老而子幼弟又不義至今亦不克葬五
叔遜道同知喪妻厲氏既從異端燼骨寄
僧舍中又無故終身不葬後為晚婦淫悍
所辱甚至見逐於外困^誠而死庶子克一
亦從異端焚化復寄僧中^舍與其母骨相並
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杭城僧舍皆燬遺骨

亦為狼藉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報應顯
然茲不盡錄

予記至正辛巳秋過洮湖上忽鄰人即玄
隱來訪玄隱幼為黃冠於三茅山善畫蘭
得明雪窻筆法因授於予曰畫蘭畫花易
畫葉難必得錢唐黃子文小難距樣筆方
可作蘭用食指擒定筆以中指無名托起
及以小拇指劃紙襯托筆法揮之起筆稍

重中用輕末用重結筆稍輕則葉反側斜
正有生有三過筆有四過筆葉有大乘鈞
竿小乘鈞竿皆葉勢也花或上或下葉自
下而上花幹自上而下蓋取筆勢之便也
毫頭頗水筆則葉中色淺而兩旁稍濃也
忌似雞籠忌似井字忌向背不分花有大
小蘊耳判宦頭平沙落雁平沙落雁勢大
蓋薄花也
翹楚小翹楚諸形茅有丹穎發箭諸體

蓋蘭譜也壬辰燬于寇今畧記此佛仿于
上云

凡學書字必用好硯好墨好筆好紙筆墨
尤為要緊筆不好則壞手法久而習定則
書法手勢俱廢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則滯
筆毫不能運動亦壞手法此吾親受此患
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錢唐筆作字臨帖間
有可取處及辟地鄞縣吳越阻隔凡有以

錢唐信物至則邏者必奪之更鍛鍊以獄
或有主死者所以就本處買羊毫鞞麻絲
所造雜用筆并市賣臭膠墨所以作字法
皆廢僅存得舊墨少許以自備用不敢繼
研磨也吳中則不然凡越明溫台之物至
者置之不問其相者也遠矣嗚呼悲哉
鮮于困學公善書懸筆以馬鞍三片置於
座之左右及座頂醉則提筆隨意書之以

熟手勢此良法也懸筆最好可提筆直倒
底亦不礙手惟鮮公能之趙松雪稍不及
也

趙松雪教子弟寫字自有家傳口訣或如
作斜字草書以斗直下筆用筆側鋒轉向
左而下且作屋漏紋今仲先傳之又試仲
穆幼時把筆潛立于後掣其管若隨手而
起不故筆管則笑而止或掣在手墨汚三

指則撻而訓之蓋欲執管之堅用力如百
鈞石也嘗聞先人如此說顧利賓董仲誠
亦談及之

前輩以魚鮐作簡牌方廣八寸狀如舊宋
紅漆木簡板蓋惜筆省紙又便于臨摸古
法帖又見舊府第有象牙簡板尤好但不
可隱寫法書耳且富貴氣也

宋冀國公趙南仲癸在溧陽時嘗與管客

論^畫有云畫無今古眼有高低予謂書法亦然當今趙松雪公畫與書皆能造古人之闕又何必苦求古人耶

古刻不可裁剪宋趙德父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裱成長軸甚妙蓋存古製想見遺風也予嘗論亦不必裝潢太整齊但以韌紙托楷定上下略用厚紙以紙絕綴之可以懸掛而展翫否摺疊收之庶幾不繁重而

易卷藏也或有不得已裁剪作冊子楷者凡有關處聽其自闕磨滅處白紙切不可裁去了湏是一一楷在冊子內畧存遺製今攷洪氏隸釋有云闕幾字者正謂此也若打磨唐古刻湏用紙幅寬過於碑石則無闕遺字製也好古者宜留心焉

予甚愛古刻嘗欲廣收貯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君因宦游江浙間多拓得碑刻

墨本及予續收本踰數百紅巾盜起皆散
失不存矣觀趙德父之妻李易安居士所
論最善今不敢多置抑且無買書之資耳
惟存古刻數本皆世之罕有者若古鐘鼎
款識古黃庭蘭亭楚相舊碑及石經遺字
急就章之類是也若唐明刻則歐陽率更
化度寺銘近得一本雖舊而未盡善虞永
興廟堂記褚河南孟法主薛河東鄭縣令

三刻久失而求之未獲者當俟他日其餘雖
千數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為貴耶然物
之廢興自古及今有不可免者至於人亦然
存亡之數尤繫前定亦不足論也物之微固
可寓意豈可留意而反為吾累哉此予之鄙
論也

江西學館讀書皆有成式四書集注作一冊
釘經傳作一冊釘少微通鑑詳節橫馳作一

冊釘詩苑叢珠作一冊釘禮部韻畧增註本
作一冊釘廬陵姜奎所性游學漂上其子弟
皆如此云易子懷挾免致脫落也此法甚便
吾甚效之至如辟地尤宜此法

近聞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便今
之虛妄古亦由是即數問于宣城貢相之有
成有成對曰何以設此問邪或者曰吾見今
之鄉里人驟富者非好禮之家：或不正且

富從不義而得爵從非禮而受姓：托名公
為文稱好善樂義有功立勳及節婦貞烈之
門者吾嘗疑之使文章為虛誕之其邪為後
世之美事邪有成田必有其實事半而飾以
文耳或者曰若經畧使贈某氏節婦及某叟
高年耆德者吾世知之某人淫亂某人不義
而富豈能掩蔽耶有成無以答皆唯：而已
或者曰吾今亦能盡信古之文章也予聞其

言深切歎之賢如韓如猶不免謾墓金之諸
蔡伯喈尚云惟郭有道碑無愧近世如京城
淫風太甚雖達官猶不免蓋風俗習慣皆婦
人出來行禮日必醉而後歸或通於隸廝或
通於惡少年或通於江南人求仕者比之皆
然其節婦不可勝數此近禮部而易得也若
南洲遐域果有貞烈而貧者至死亦無聞焉
此文人才士虛誕言辭之不可信也必若近

地有貞烈之可考而里人為之記者或可信
其翰林諸公所為皆不足取徒以名之增價
為鄉里譏誚耳今虞黃張貢皆妄誕不寔當
代有誠篤君子必以吾言為然也又知宋季
事實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為郡小
隸蓋杖直也果有陰德或擊罪者多用猪血
貫於杖中徃徃多受其輕刑免死之德是以
有後近因其養子之孫伯長公為史官時改

作小隸為吏字已過于實矣其諸孫輩猶耻
之又欲隱然誇誕訛言小吏為小官愈失其
實矣若此者豈勝數哉豈勝歎哉袁升字德遠為郡小
吏而有陰德後生子貴追贈
衛國公妻楊氏齊國夫人

愚謂學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讀孟子足矣以
韓柳歐曾間架活套為常式以孟子之言辭
句意行之於體式之中無不妙也蓋孟子之
言有理有法雖太史公亦不能及徒誇艷於

美觀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讀孟子忽有所
悟

宋末士人梁棟隆吉先生有詩名以其弟中
砥為黃冠受業三茅山嘗往還或終歲焉一
日登大茅峰題壁賦長句有示大君上天寶
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安得長松撐日月華
陽世界收層陰隆言先生每詩已十藐忽眾
人眾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黃冠者與隆吉

有隙訴此詩於句容縣以為謗訕朝廷有思
宋之心縣上于郡、達於行省行省聞之都
省直毀屋壁函置京師收梁公繫于獄不伏
但去吾自試詩耳非謗訕也久而不釋及禮
部官擬云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
便是謗訕亦非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
免罪放還江南嘗觀其子才所編詩集一帙
散失之復存者賦雪中見山茶一枝云手株

守紅死一點及魂婦賦暴雨云癡兒嬌勿啼
不久須晴霽賦蔬云家貧忽暴富菜種一十
七癡兒不解事問我從何得於義苟有違吾
寧飢不實其詩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見義
不能勇為以致托乎言辭而招辱身之禍志
有餘而才不足非吾疊山公所謂拚待做得
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
鬱、于不得志猶托之空言亦厭見衣冠制

度之改不容自己者耳嗚呼若梁公者其殷
之頑民歟於茲可見宋之維持人極也至矣
我朝八十餘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
今天下擾攘十載求之若梁公者亦豈易得
也哉初本已失其孫實子真為江西憲史時
重刻板于家後金陵陷子真辟地錢唐此集
又不知存止也後世之托于空言者視此為
戒

前輩嘗論詩云莫謂宋人不能詩者且以蔡
確一絕句云鸚鵡猶在枇杷事已非傷心瘴
江水同渡不同歸亦自好詩法確遭貶籠養
一鸚鵡每以妾枇杷調之作人語後放還復
渡江而死矣故作是詩也

馮海粟題鸚鵡曲序云白元咎有鸚鵡曲云
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
一葉扁舟睡然江南煙雨覺來滿眼青山斜

撒綠簾婦去筭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
我處余士寅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
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
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父字便難
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
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
一節又難下語諸公舉酒索余和之以汴吳
止都天京風景試續之云：

廣德小民錢鄉司者專與鄉里大家理田畝
丈尺稅賦等則初出入謂之鄉司至賤之職也
能存心于正直無私曲生子用仁登進士第
為國史編修官他鄉司者或以多作寡以寔
作虛子孫死絕者比：然也

又云不惜衣裳獲凍死報不惜飲食獲餓死
報尋常過分獲貧窮報諺云惜衣得衣惜食
得食此言雖最是寔論以古今之好奢侈暴

殄天物者驗之多不善終或過於衣服必貧而無衣或過於飲食必貧而無食至于遺剩飯食飯粒於地以飼鷄犬者徃皆餓死尋常虛費剪布帛者多凍死吾見亦多矣

諺云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子朱子云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徃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此言深有補于世道吾嘗謂取友相觀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

者又有一善則思齊有一不善則當自省非謂好其善而不知惡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輕財仗義行人之所難行處人之所難處雖無學問無才藝吾取其本而棄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學問而鮮仁義或有才藝而無德行吾取其長而棄其短汎交之非真交也人之于己者亦然使已有善人當效之有一不善人當責之如此然後可見責善

為朋友之道焉古人云日久與之俱化此之謂也

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雖淺然寔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苦口教人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極處因書以自警

嘗謂有家法則興無家法則廢此係人家興廢之樞機也至於國亦然吾自十八九歲時

先人年已老不理家事悉以朱氏姊主之遺法漸廢及在外家又見處置不以禮因觀袁氏世範有感於心且念先人之遺法作家範以自警若姊若兄弟者終不論至於今未嘗不歎息痛恨也至正戊戌春獲觀浦江義門鄭氏家規于上虞王生處于是重有感焉嘗記溧陽孔汝楫字濟川者本細民以友愛于兄而致富頗有忠于家法其妻陳氏雖小吏

之女能相助其夫無嗣養蔣氏子惟和為後
一日為娶蔡氏女蔡亦細民而富者至其家
見弟姪或坐於叔兄之上恬不為恠汝楫婦
語其妻曰蔡家無禮今雖勝吾家後不若也
不數年蔡果蕩廢子孫狼籍之甚汝楫死庶
子惟懋漸習華靡養子亦如之母陳不能制
漸致凋謝後遇寇家業亦空朱氏姊既廢先
人之法且習奢亦為寇所廢至今貧窘不可

言吾雖避地賴先人之靈亦以不敢違背家
法見祐庶幾小安于客旅云

秤斗不平大獲天譴往見雷擊天火之報
皆此等人家或鄰火而獨免或里疫而獨安
皆孝義之家能以不欺心獲此報耳如此者
其多不款舉其名字也吾家秤斗只如一至
吾用事又較平之長兄又減斛以收佃租比
前差小五合佃戶欣然避地小安此亦報之

一也

浙西風俗太薄者有婦女自理生計直欲與夫相抗謂之私房各設掌事之人不相統屬以致井堂入室漸為不美之事或其夫與親戚鄰里往復饋遺而妻亦如之謂之梯已閤信以致出遊赴宴漸為淫蕩之風至如母子亦然浙東間或若是者蓋有之矣夫婦人伏於人者也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今浙間

婦女雖有夫在亦如無夫有子亦如無子非理處事習以成風徃：陷于不義使子弟視之長其凶惡皆由此耳或因夫之沈酗縱博子之不肖者固是婦女之不幸亦當苦諫其夫痛教其子使改過為善可也亦不當自擬為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表兄沈教授圭常言婦人以不嫁為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

以全其義此論若淺進然寔痛切蓋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仗大義立大節者則不然吾嘗問此一句出何典故表兄云聞諸傳記者亦未暇考其詳但是好言語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終陰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懷不平未若此言之為愈也

尋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婦之職然至切迫之

處非婢妾則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緊凡早晚寒溫之事惟婢妾為能相安諷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無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範應氏諭俗編言之詳矣當謹戒之戒之之要在呼謹以外特防閑防閑之法在乎主母及長子家婦世之蓄婢妾者可不鑒滋

宋孫朝奉偉云近世焚楮帛及下里偽物唐

以前無之蓋出於玄宗時三嶼輩牽合寓馬
之義數百年間俚俗祖師習以為常至于祀
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
衆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從而欺其
先是以祖考為無知也顏魯公嘗不用矣惜
乎不以文字導愚民焉偉今一切斥去之有
違此訓非孫氏子孫也斯言蓋欲使後人知
其無用而諄々告誡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

族然猶未免隨俗以楮帛祀先且用俗禮及
吾祭祀時一尊家禮凡象前寓馬皆斥去嘗
作楮錢以明之若神主匱祭器皆從吾始今
在患難中不能備禮故從苟簡然亦不敢闕
也

外戚之患深入骨髓為國亦然此又人家之
不可不知也外舅吳丹徒歿後二年為至元
己卯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遠子道德芳各

治已事而不輔其母癸未歲有幸婢鄒淫奔
一日私與僮工掌事潘大閨者通潘氏姪也
事覺將出之大閨乞憐於德芳欲強娶潘氏
不許大閨以德芳沈酗無酒德即飲之使醉
婦以刃脅其母：扁戶不納德芳以刃刺戶
幾傷母臂明日欲訟于官族党引德芳請罪
乃免即遣此婢嫁鄰佃華亞寄逐大閨出外
逾年大閨復至潘氏溺於私戚亦不問也數

私盜家財及難問其母子吳氏之族咸惡之
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後德芳卒無
嗣惟妻尹氏寡居逾四年後不能守意欲更
適大閨者乞憐於潘氏將許之其孫吳溥者
力諫于父子道曰昔者使吾叔有犯母之惡
皆大閨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此吾家之大恨
今奈何又欲辱吾門乎族党咸攻之遂寢其
議尹亦敢有他志而大閨復執隸役夫世之

愚者莫甚於婦人所以易於受侮雖有聰明如武后猶不免殺親子立外族自欲絕于宗祀况其他者乎若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丹徒公之無剛腸遠慮終亦諸之不學無術也吾自贅居嘗見外戚之虎濫其盈門又從而招致他族其元惡則大閹也眇一目而生逆毛吾深惡之已知其為他日之患既而小醜微露吾力言之潘氏唯：然不能除患亦

無一人以利害決之者直是攘竊幸婢凶暴日張幾不能免乎殞身非命禍及家門猶且隱忍姑息以致禍亂大作乃欲污其寡婦利其家財潘氏頓忘夫子之大耻略不為恨哀哉向非溥之力諫則丹徒父子之大耻何日而雪潘氏亦何面目見吳家之祖先乎事既往矣言之痛心有志于家法者尚鑒於茲古之賢母載諸方冊不為少矣且以目所見

者一二言之金陵王勳字成之世為儒學門
僕其母甚賢先祖約授時勳尚幼母令其侍
奉讀書每訓之曰汝親近官人學作好人我
當紡績供汝衣食且買書與汝讀他日識得
幾個字免作賤隸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聞
之遂令勳受讀日侍先人於學舍既長試史
後至府架閣為母求墓銘翰林趙子昂書字
勳生壁字長文今為州案牘官溧陽徐生本

刀鑷者其妻昔為故家之妾既娶而改業及
有娠乃屬其夫遷居鄉先生李仲舉之鄰且
曰今子在腹中日聞讀書聲必能若是也後
生子朝顯字公達自五六歲時即能記誦千
餘言長而習舉子業世母之所訓也又嚴儒
珍隸卒子也幼孤母訓其讀書從湯賢景學
至正辛卯中進士第授分宜縣丞今辟江浙
行省掾吏上虞謝生世為隸卒之後鄉有故

家業氏女貧而孤下嫁于謝之祖既娶而家
道日興生子變其習後諸孫皆知讀書學儒
者事此亦母之遺訓也又宣江漢景明父也
幼失母從父寓居溧陽依繼母養及九歲父
卒母訓之曰汝母早亡吾養之無異心今汝
父又死汝勿以吾繼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
節而待之漢拜而受訓其母後擇賢師而教
躬紡績助其薪水子亦不違母意日則勤讀

誦之功夜則盡溫清之禮遂成儒業鄉人無
不讚嘆母再無他志為終身焉

溧陽辛豐圩蔣氏相傳義興負村之裔家雖
貧窘讀書尚禮不怠其志後生子文秀富且
母賢訓習舉子業累科不第至正間納粟補
官雖為鄉人之誚因才後擢憲職厥族有居
湖墅者漸成消廢惟荆溪州中樓下一族頗
頻師事書業又宣城王德揮其父無子納姚

為妾正室薛爭妬不已越三年大喪薛議出
其妾曰且勿嫁有娠後果生德輝薛加撫
育過于養母既大擇師肄業至正戊子登第
此則嫡母之賢訓也

先公嘗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銘凡鑄鏡背及
几杖硯匣上皆書之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寧存書種無苟富貴

和睦宗族置義庄廣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

是最難之事使其皆得如今浦江鄭氏有家
規以制之則無愚不肖之患賢者既守詩禮
愚者又能修教志氣相若家法歸一長幼之
中循規守矩焉有不同居不和陸者乎或有
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習下流自暴自
棄一家之中賢愚相別則難陸矣且如兄弟
之氣稟猶自不同有尚志氣者所為皆上等
之日篤行父師之訓惟恐不及有狗彘鄙者

則反是至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非無嚴
父師之教也又有一等氣質雖美而不學無
術聞父師之教為不足行論才行之士為不
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重染汚俗而不耻使
其交友姻戚一旦與之往復非惟汚降志氣
抑且壞亂家規為子弟害若遽然絕之又失
親情之道若此等事最是難處人家不幸而
遇此則當竭力以救其源俾知禮法相尚過

失相規可也或不能救則當以家法自處切
不可與之往來重染習俗壞了人也諺云要
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
好人此言雖鄙然實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
士大夫家猶多此患至於吾家亦然吾亦處
得自好他日子孫長成必效浦江義門家法
也然亦無難行之事在吾一人有志者行之
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癸巳燈下有感

書以致誌之時寓鄭之東湖上水居
遺山元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一窮僻之
所有古廟焉因假宿意謂明日將他之也忽
更餘若有人聲自梁屋間出熟聽之聲愈清
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博學強記吾嘗聞之矣試
與學生一一問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學淺
才疎然於世之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于
是先問易次及書春秋詩四書及漢唐史之

異同皆前輩所未考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
辨之其聲稱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
時也如此問答稍間復曰先生得無飢乎先
生曰雖飢亦無柰何其聲曰學先當與先生
脩之并裊褊進先生慎毋疑而忽受也先生
曰某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答亦
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少出戶外當日脩至
於是先生出復進則皮毯飯羹畢具先生始

甚怪之因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邪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覘之湏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為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子既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告別或可使某知子之為何人姓氏為誰他日必思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獲耳既欲

相見面必待遠數程擇一半壁牕處月明夜相見就別自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前途虛寔者先生深以為幸一日告前途可無慮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窻立但見一虎特大斑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嘗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庚子後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雞之為畜身有風人食之能動風氣鎮江碩

利賔姊丈與余言凡治此具俟燻毛後必以少鹽擦其遍體如澡浴狀加以香油少許復以湯洗淨然後烹而食之可也

前輩嘗言見物賦形理之或可驗者妊娠者食兔必產兒缺唇聞某處海濱一婦嘗食螺甲之屬所觀皆此類忽產一物似螺而大且無骨若此者往有之故經傳云不食邪味不聽淫聲不視惡色蓋亦有深意焉是以故

家俟有妊娠則懸嬰孩像于壁加以綠色作繪亦使之觀感且寓宜男之義云

凡生果菜必淨洗而後食先師趙德輝老先生至順辛未年館于宅前莊嘗言上埠一婦人就山林中采笋歸覺手粘如飴涎既剝筍殼以齒嚙開一時不暇洗盥由是成孕後產蛇妖而死

吾嘗論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財或可失

使其過盜遭亂離則田產財貨皆不_保矣惟
家法不可一日紊也雖處患難家法猶在惡
可廢乎

溧陽宋末豪民潘賢二者害眾成家造樓于
東橋東側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時立柱未
幾而敗凡田產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
陽王經歷者為本州幕官國初此地為府也
見此樓偉然又出于市橋之間官價所得為

主三十有餘年轉貸于市民周信臣至至壬
辰寇火燬之王經歷正是年造樓之日卯時
始生造物之有數也如此豈偶然哉

宋末叛臣范殿帥文虎行兵擅殺不可言國
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潯及慶元慈溪等處
田土皆以勢豪奪之者至正壬辰紅巾寇犯
杭城其孫范靜善為錢唐縣尹者後逆劫官
庫克復後伏誅田地房舍皆沒入官妻子以

慶元袁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妻日嚴異
母姊也日嚴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
賂贖之其義亦可尚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殺
不仁豪奪不義者盍以是觀之哉誘云善有
報則爭遲早斯言吾信之也

鄉人有浙東辟地慶元為憲司書吏適他所
將行因念此邦人情太薄嘗時未常受相識
之惠乃戲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

日欲報人恩耳蓋反騷也予曰不然真是確
論使其或受人之惠則長己之貪必至于無
厭之賤他日能施報或庶幾焉使其不能報
則有負于心何面目立于天地間邪不若無
所求于人亦無所報於人彼此各淡薄寔為
幸事使吾輩處鄉里從容之時却不可以效
此倘遇鄰族之貧弱賢士之窮困過往之無
聊者則當量力以周給之盡其在我亦不妄

思求報於彼也向在家若此者不知其幾今日過諸塗若未相識吾亦無所憾亦未嘗受吾惠也先祖嘗言曰寧人負我母我母負人此之謂歟

饒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堊每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窰燒罷即封工不敢私也或有貢餘土造盤盂碗碟壺注杯盞之類白而瑩色可愛底色未着油藥處猶如白粉其

雅薄難愛護世亦難得佳者今貨者皆別土也雖白而堊等耳

誘云窮吃素老看經言人強為也吾以為不然若窮時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千人取厭老而行善絕已往非僻之心亦可為好人蓋做得一時好事即做一時好人臨死之思人雖悔過言辭頗善可為也法者亦當取之吃素看經雖是世俗鄙見推此以往于下等人

之中亦可免為惡好殺好貪之患何所不可
邪吾故以是說解之

